

若不是借了《美人余》开机的光,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杭州重逢呢。我和这座城市的缘分总是以十年计——1996、2006、2025。前两次来,我都还在读书,只隐约记得龙井茶的香气与山间的风声。这回来,老天似乎不太眷顾。早晨起床脚趾受伤,饿着肚子上飞机,时间不凑巧,只分到一个派。下机时脚趾肿得麻木,司机接我上车,一路没药店,直到下高架,才在路边找到一家,店主夫妻正为孩子学习争吵,我在普通话与本地话的交叠中买上药喷了,疼痛稍缓。

说起来,开机的路途似乎总是艰难。《熟年》开机时,剧组司机冒着牛毛细雨把我从北京拉到天津,地方没找着,车在一家水泥搅拌厂门口趴着,两只黑色野狗在旁逡巡。后来才知道要从墙头那边绕过去。《六姊妹》开机还算顺利,不过在剧组也染上流感,烧了三天。

开了近两个钟头,到住处已是下午,剧组大堂留了饭。塑料袋上黏着窄小的字条:“作者老师”。应该是我吃的。盒饭好。油水少,好消化,过去在出版社工作,中午也吃类似的,基本到下午就饿了。再者,盒饭也是种象征。能吃上这份由炒包菜、白煮青菜、土豆牛肉(肉很硬)和稀薄得几乎透明的汤组成的盒饭,至少证明还有开工。

休息了一会儿,出去转转,这小镇过去是农村,如今已现代化。跟《六姊妹》开机所在的镇比,基础设施建设至少领先二十年。每家门口都贴着家训,前头的山和后院的菜地透露着这里的历史。美中不足是附近没什么早餐店,烟火气弱些。

听制片人说,剧组下午已在试拍。我没去打搅。我的原则是,戏如果是我自己编剧,比如《六姊妹》,那就深度介入,但如果只是作为原著作者,则应给主创们留充分空间,

开机记

伊北

如受邀,就礼貌性出席。晚间,跟平台制片、责编聊天,其中一位与我同校,我进校读硕士时他正处本科最后一年,后来去香港读书,辗转到此工作。我们感叹命运微妙,时间飞逝,老天爷的剧本谁也猜不到。

北京已入秋,杭州仍闷热,一夜睡得不实。次日一早去现场,车缓缓靠近,我看到广场上旌旗招展,人们排着长队,是演员的应援。主场地摆好了几排椅子,我走到旁边临时搭的棚子里,宣传总监跟我打招呼。老熟人了。我心咯噔一下。几年前,总监英姿飒爽,是头发全朝一后边梳,另一边几乎剃光的犀利女子,如今已微胖沉稳,发型也保守许多。她笑说自己重了二十斤。

总制片人看到我,慢慢走来,到棚子外头,脚步又逡巡了,有点原地踏步的意思。久不联系,有些生疏。可人在屋檐下,到人家的场子了,我得热情,于是主动拽过他:“行啦!别含蓄了,过来吧!”简单寒暄,问问最近播的戏,又问问其他情况,他感慨行业颠簸,世道多艰。不远处,执行总制片在广场上来回穿梭,忙得跟小燕子似的,一眼望去,体重也增得厉害,本就人高马大,现在俨然炮楼子,留着半长头发,显憔悴。剧组的工作每天都跟打仗似的,压力巨大。可我能说什么呢,也只能叮嘱他保重,注意身体。各行有各行的苦,如果真的热爱,也许能苦中作乐。

时间到了。各就各位,仪式开始,天忽然有些掉雨点儿,《熟年》《小日子》开机时也时雨时停,《六姊妹》拍摄时则碰上了十年难遇的大暴雪。我抓拍一张制片人的照片,

发过去,得到两个字回复,“老了”。是啊,我们都老了。虽然他们还比我年轻将近十岁。朋友总爱说,要努力,早点退休,过去我听了就听了,没往心里去,但现在不大认同。退休又怎么样,一劳永逸了吗?人能把握的只有现在,不要想着“成为”,要安于“存在”。

开完机去探访本地的朋友。公司在南宋皇宫附近,到地方已是下午,简单聊了一会,然后去西湖。打车去三潭印月错过了地方,却意外上了条大游船,漂在湖面上,心随波浪上下晃动,烟波浩渺,天光从云后透下来,湖与天交界处建筑群巍峨。这是西湖的妙处,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驶过三潭印月,我拿手机录了一段,推进焦距,咦,潭上立着只大黑鸟,一动不动,再细看,假鸟。时过境迁,有什么是不变的呢。

晚上,我们在能望见雷峰塔的餐厅吃饭,朋友这天有上下两桌客人,他安排公司新入职的员工小吴陪我们坐坐。天慢慢黑了,雷峰塔亮起光,远远的橙红色圆柱体,玻璃墙外游客站在湖边拍照,趋光的蚊虫不管不顾朝玻璃上撞。我们只好放下窗帘,和雷峰塔隔在两个世界。

饭后小吴开车送我们回酒店,可走到停车场,转了好几圈,小吴忽然嘎嘎着说抱歉,说找不到车了,问题是来的时候就停在柳浪闻莺这里的……我们这才知晓他是第一次跟老板出来应酬。停车没经验,没给自己发定位。于是一群人去门岗查监控找车牌,没有,沿路回去找,也没有,折腾了几圈,在酒店旁小道延伸进去的黢黑的临时停车场找到了车。夜色茫茫,我们终于走出了西湖。

回酒店入睡很快,再睁开眼,东边暖黄的光照进来。时间是国庆节。今年是蛇年。窗外,钱塘江如尚未苏醒的巨蟒静伏脚下,再过几日,一年一度大潮就要来了。天时地利人和,潮如此,戏亦如是。

车过良渚遗址,一抹青绿撞入眼帘,不是江南春日柳色,也不是西湖烟雨黛岚,是顶天立地的青瓷屏扇在阳光下流转的光泽。别具一格的杭州国家版本馆,人们更愿称其雅名:文润阁。恍惚间,像是千年前宋人的雅致生活,正隔着时光薄纱,向我们缓缓展开。

宋人风雅,是浸润于烟火气里的从容。文润阁的设计,便藏着这样的巧思。设计者王澐,作为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在建筑领域声名远扬。设计文润阁,他遍览《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宋画,最终定下“宋代园林神韵的当代藏书建筑”理念。

建设方案前后打磨数十版,仅青瓷屏扇设计推敲便达半年之久。设计团队多次奔赴龙泉窑旧址,在堆满瓷片的古窑遗址旁蹲守,仔细观察宋代瓷片的釉色、纹理。宋代龙泉青瓷随着光线变化,能呈现从浅青到深碧渐变,就像江南四季湖水,别有韵味。团队从北宋名画《华灯侍宴图》中提取建筑形态灵感,最终选定碧色龙泉青瓷为原料,用现代工艺复刻宋代瓷艺的温润质感,让静态的屏扇有了动态灵动。

随山赋形的游廊极像《千里江山图》里的蜿蜒江岸,曲折架空,连屋顶的卯榫结构都带着《营造法式》里的严谨与灵动,营造出“廊在林中穿,人在画中游”的意境。场地内有三棵松树,姿态与宋画中“长松傲立”的意境高度契合,团队毫不犹豫推翻成型的设计图纸,修改三稿。那三棵松树,一棵枝干遒劲,似要刺破苍穹;一棵枝叶舒展,如伞盖般庇护一方;还有一棵则斜倚着山石,透着几分闲适自在。为了让松树与建筑完美融合,特意在游廊的设计上做了调整,让游廊绕松而行,形成“廊随松转,松伴廊生”的格局。还在松树周围铺设了浅水池,池水清澈见底,倒映着松影与青瓷屏扇,微风拂过,水面泛起涟漪,松影与瓷影随之晃动,宛如古籍里记载的“松风入

窗”,活脱脱一幅立体的《松风高卧图》。

走进馆内,光线熹微时,屏扇是淡青色的,像刚从龙泉窑里取出的新瓷,带着江南的温润,展厅里弥漫着淡淡的青瓷釉香,与古籍的墨香交织在一起,让人神清气爽;阳光渐浓,屏扇又成了深绿色,似宋代官窑里的秘色瓷,藏着岁月的厚重,阳光透过屏扇的冰裂纹,在地面上投下交错的光影,精致而典雅;天色暗淡时,灯光透过屏扇,在地面投下细碎的光斑,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对着青绿屏扇驻足许久,我内心就想到这应该是建筑的《千里江山图》,想起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者身姿曼妙,仿佛从青绿山水间走来。

文润阁作为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杭州分馆,与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广州分馆文沁阁共同构成“一总三分”的馆藏体系。文润阁的宋韵,不只在建筑的骨血里,更在那些沉睡的版本中。版本是历史的“闪存”,在这里,每一件藏品都是宋韵的注脚。时空对话的数字馆里,更是将宋韵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戴上眼镜,宋代的雕版“活”了起来:工匠的手握着刻刀,在木板上缓缓

游走,木屑纷飞间,“关关雎鸠”的字样渐渐清晰。那画面栩栩如生,甚至能看到工匠额头上的汗珠,听到刻刀与木材摩擦的声响,让人仿佛穿越到了宋代的雕版作坊;沉浸式光影里,《论语》的字句从古籍中飘出,与现代的电子屏上的文字重叠,让人想起宋代“耕读传家”的传统。孩童通过电子屏翻阅古籍,用手指轻轻一点就能看到文字的注释和解读,觉得文脉从来没有断过,只是换了一种样子延续。

追溯文润阁的渊源,更能读懂宋韵的传承。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入藏杭州文澜阁,西湖边多了一处读书胜景。那时的文澜阁,依湖而建,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成为江南文人汇聚之地。文澜阁历经战火,藏书辗转迁徙,让《四库全书》等珍贵典籍得以流传至今,这是杭州人对文化的坚守。如今的文润阁,藏有100万册(件)版本,从史前的刻符陶器,到商周的青铜铭文,从汉代的简牍帛书,到宋代的雕版印刷,再到现代的数字版本,相互承接,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见证着华夏文明的进步。

离开时回望,文润阁建筑群沉浸在苍绿丛林中,衬着主书房的暖色灯光,恍惚间竟不知是自己走出了宋画,还是宋画融进了眼前景色。不由得想起《东京梦华录序》里的句子:“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宋人的风雅,在文润阁得以延续,一座城在青绿光影里,从良渚文化的玉器,到南宋的临安城,从西湖的断桥残雪,到如今的文润阁,始终带着对文化的珍视。

梦幻般的那抹青绿,温润如玉,只在指尖流转,未随时光散去。

只此青绿文润阁

管苏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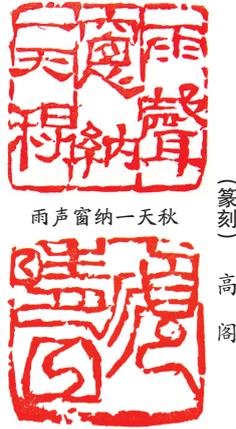
请妈妈看展

兴安

“兴安的马”水墨作品展,老朋友的欢聚。开幕酒会和晚宴有音乐有美酒,有锡林郭勒的奶酪、糌粑,来自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的1500克的五仁大月饼。晚宴是南丹的“丹泉”、石湾的“玉冰烧”。

展览上的马头骨是我寻了六年才在新巴尔虎右旗找到的,头大额高,牙齿齐整。我画的很多作品都出自对它的写生和想象。马头下面铺着白色哈达,白色在蒙古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与奶食、毡房等白色元素关联,代表生命本源与神圣性。

国庆放假,请老妈来看我的展览。老太太看得很兴奋,一边看,一边不住地夸我,让我都脸红了。看了一圈,她问我:有没有人模仿你的马呀?我说暂时没有。她说我画的马很独特,没见过别人这么画,要保持和努力。夸了一阵后,她开始看问题了,忽然她指着《八马图》说,你这蒙古文的马字写错了,少了一个撇子(一画)。我一看,果然是呢。老太太眼睛真好,那么小的字,让她发现了。老太太真是认真,应该是一个批评家。不过她经常批评得对头,一针见血,让人意想不到。



须晴日(毛泽东《沁园春·雪》: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话剧《平凡的世界》是今年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赴沪参加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压轴剧目,其在开场就通过巨型石磨转台与渺小的人物群像的视觉对照,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舞台景观。这一极具张力的舞台设计,既是对原著精神内核的形象诠释,也暴露出小说改编话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叙事困境,即在舞台上追求视觉震撼的同时,能否真正触及路遥笔下那个充满矛盾与挣扎的“城乡交叉带”。这是陕西人艺所诠释的“平凡的世界”,但还存在着千千万万个“平凡的世界”。

在当前话剧创作中,路遥及其文学作品已成为重要的改编资源。西安话剧院的《路遥》以全景式的视角着眼于路遥青年到晚年的人生历程,勾勒出作家生平的几个重要节点;上海戏剧学院的《路遥的世界》则深入路遥的精神世界,将其创作《平

家有桂花猫

何新旧

名字的核心作用是标识个体,只有一只猫或一只狗的主人,有时不取名,自诩为猫狗的爸爸妈妈,称呼猫狗为儿子或女儿。我家收留5只流浪猫,必须取名,分别是“花花”“灰灰”“小白”“惊叹猫”“闻闻”。除“闻闻”是去闻道园时在汽车发动机箱获得而取名,其他大多以颜色命名。“惊叹猫”是牛奶猫,尾巴全黑,背上有一个圆形的黑点,从上观猫,黑尾巴和黑点就像一个惊叹号,故名“惊叹猫”。

五猫各态,我家有时又按猫的习性称呼。如“花花”又称洁癖猫,它特爱干净,不肯与其他猫共用一个猫砂盆。它还嫌人脏,如人摸它,即刻舔去人味。近两年又新增学习,不停

择背后暗含着该剧对路遥文学世界核心命题的回避,即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二元结构下个体命运的深刻困境。

导演宫晓东通过冷热场面的交替调度,在舞台节奏上营造出跌宕起伏的效果。从原西河畔孙少安与田润叶的青春打闹到孙少平与郝红梅的情感争

一场未竟的长途跋涉

符建诚(上海戏剧学院)

执,从少安与秀莲结婚的热闹场面到田福堂逼迫润叶嫁给自己不喜欢的李向前,观众的情感随着转台和人物的命运而自由流动。然而,这种技术性的情感调控难以弥补叙事深度的缺失。对于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线索,本剧采取了留白的策略,诗意化地处理了田晓霞的离世。或许因过于追求情节的完整性,该剧在很大程度上

如。其他猫会跟着主人的脚步乘机出入。它们一般在家过夜,过着“进出自由,吃喝不愁”的幸福猫生。

2025年夏季长达160天,秋天姗姗来迟,原在中秋开的桂花,重阳日才开。金粟仿佛知道今年迟到,便争先恐后绽放。昨晚一牛奶猫在小区的桂花林中流连忘返,正担心着,猫从窗进入,跳到我腿上来喵喵私语。解猫语:小区桂花,不要待在窗下,宜到小区赏桂。另,肚子饿,猫粮主动拿出,最好是罐头。最妙的是猫身上也带桂香。居住的锦翠苑是浦东新区花园式小区,苑中遍植木樨,桂花季节香气四溢。放家中五猫去小区赏桂,此时家中只只桂花猫。

停留于小说情节的舞台复现,未能深入开掘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矛盾,导致观众在审美体验中产生某种悬浮之感。路遥原作之所以动人,正在于他写出了普通人的平凡故事,写出了普通人也能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然而本剧因过多片段化的情节堆砌,削弱了观众与剧中人物的情感联结。

值得肯定的是,第十场中李向前车祸后田润叶对其“灵魂七问”,这位隐忍已久的男人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李向前自己也疑惑,为什么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演员以嘶吼与痛哭演绎的崩溃瞬间,构成了全剧最具震撼力的段落。这种情感迸发,与第一场孙少安面对河畔嘶喊“山,你挡不住挡不住云彩,神仙,你挡不住挡不住人想人”、最后一场孙少平面对山林呼唤“田晓霞”

相呼应,皆是生命深处迸发出的最强音!这些发自生命本能的声言才更能让观众“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中还能看到一丝清澈”,进而与这些青年产生更深的情感共鸣。比较遗憾的是,剧中多数人物,包括田润叶、田晓霞等重要人物更多是服务于情节推进,像田润叶从反抗到妥协的转变缺乏充分的心理铺垫,呈现出扁平化的人物塑造。话剧改编不仅需要呈现故事,更需要抓住其“神”——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如何在困境中坚守尊严、追求精神超越的生命历程。正如剧中田润生所说:“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人生。”“一场未竟的长途跋涉”或许是对该剧最好的形象注解吧!

让芭蕾回到塞万提斯的文学原乡。
责编:吴南瑶